云松待净土 恨水享潜山

——写在张恨水“回家”后的第二个清明节

储北平

2014年是张恨水先生诞辰120周年，也是先生“回家”二周年。在先生故乡安徽省潜山县，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，纪念这位从家乡土地上诞生的通俗文学大师。

清明节期间，潜山县皖光苑的张恨水墓园里，前来扫墓、献花、祭拜的人络绎不绝，人群中有先生亲属、作家诗人、机关干部，更多的是自发前来的潜山百姓。往年的清明节，在潜山县黄岭村的张恨水故乡，周边群众自发为张家祖坟培土、插标、祭扫。自张恨水魂归故里，骨灰安葬于墓园，每年的清明节，不少群众便多了前来张恨水墓园祭扫这项议程。

张恨水墓园坐落于世界地质公园天柱山下，安徽第一塔太平古塔之侧，坐北朝南，背倚青山，前依水池，左右环抱，风景如画。墓园里简朴、凝重、肃穆，正中间位置是先生铜像。先生端坐在藤椅上，左手拿着一本书，目视远方，目光深邃而睿智。皖山皖水，滋养了张恨水，如今经过多方努力，先生终于躺在了故乡的沃土里。

天柱山、张恨水，名山、名人也真正实现了“山水”相依、珠联璧合。张恨水是潜山人的骄傲，是安庆人的骄傲，也是安徽人的骄傲。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潜山来说，张恨水是一张文化名片，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对先生寄予了深厚的感情！

魂兮归来，青山何幸

巍巍天柱，悠悠皖河。2012年10月12日上午10点，在潜山县博物馆，苍松翠柏掩映下，修葺一新的张恨水墓园显得格外肃穆。在省外办、省政府参事室相关人员陪同下，在家属和亲属的护拥下，张恨水先生的骨灰正式安放其间。一代大师终于落叶归根，长眠故里。

张恨水小儿子张仝、长女张明明、幼女张正以及30多位亲友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张恨水研究会的专家，省、市、县各级领导以及自发前来的群众千余人，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。随同骨灰一起回乡的，还有张恨水生前最爱看的2275册《四库备要》目录，以及部分遗物和62本《张恨水全集》照片。

“四十五年了，我终于帮丈夫完成了父亲的遗愿！”张恨水长媳周维兰感慨。“有了张恨水，潜山才有了真正人文意义上的高山仰止。”在当时现场，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郑炎贵热泪盈眶。

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，享有“民国第一写手”、“中国第一畅销书作家”、“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”等美誉。身后留下了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八十一梦》等代表作，其中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，深受观众欢迎。

时任潜山县博物馆馆长李丁生说，早年，在规划张恨水墓园时，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曾提出，张恨水是布衣作家，喜爱宁静的生活，因此墓园的规模不要大，肃穆宁静就好。同济大学根据张恨水题画中的诗句“看云小息长松下，自向渔矶扫绿苔”的意境，设计了墓园的景观规划，努力营造出先生心中的诗情画意。

由于新的陈列馆还未建设完毕，张恨水先生的主要事迹和物品仍保存在老纪念馆内。现任潜山县博物馆副馆长陈立民介绍，墓园总投资480万元，内设陈列馆、墓室、铜铸像、恨水亭等。园子正中间位置，是张恨水先生铜像，连底座2.95米高。铜像身后是新建好的墓园纪念馆，为单层坡屋顶建筑，突出传统民居的特点，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，内设两个展厅，主展厅面积160平方米，次展厅面积63平方米，展出的是张恨水的文学成就和人生历程。若偏要我找出一点遗憾的话，那就是张恨水生卒应为“1895.5.18—1967.2.15”，阴历为“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—— 一九六七年正月初七”，而墓园像座台的标注未标明阳历或阴历，为“1895.4.24 —— 1967.1.7”，易产生混淆和误导。

张明明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海外特约研究员、美国大华府中华文化艺术同盟主席。她说：“我父亲曾写过这样两句话：‘家乡料是卿先到，平安二字告母亲。’透过这首诗，我们看出父亲是很想念母亲，思念家乡的。将父亲安葬潜山，是尊重父亲的想法。”

张恨水对母亲极其孝顺。抗战开始后，像张恨水这样的文化名人留在沦陷区，有被迫做周作人那样的文化汉奸的危险，而他又无力把家人带往大后方。母亲深明大义，让他尽管走。张恨水出门一口气狂奔好几里路，不敢回头再看一眼老母亲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告别重庆，返回安庆，在离母亲租住的小楼还有百余米，就跳下人力车疾奔。当看见小楼上翘首以待的母亲，大喊一声“妈——”，便泪流满面、远远地向母亲跪拜。接着，他冲上小楼，再拜倒在母亲面前：“妈，儿子对不住您，八年没有伺候您、孝敬您了……”这次与母亲短暂的相聚中，他回避了一切应酬，厮守母亲身边，给她端茶倒水、捶腿捶腰、嘘寒问暖。即便是母亲打牌时，他仍然不离左右，为她装烟丝、点烟火、续茶水。

1951年底，母亲戴信兰告别人世，他将母亲的照片挂在客厅正中，年年除夕，都点上蜡烛，恭敬地向母亲跪拜。他说这是“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”。1967年，张恨水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，医生已经通知他的儿女为父亲准备后事。但这位72岁高龄、右半身偏瘫的老人，仍然让女儿用白萝卜切成两个烛台，点上红蜡，在儿子、儿媳搀扶下，颤颤巍巍地朝母亲遗像磕了三个头。闪烁的烛光下，他嘴里喃喃有语，向母亲倾诉着。七天后，农历大年初七，他离开人世，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亲爱的母亲相聚了。

张恨水曾写过这样一首诗：“江南家住碧萝村，村外丛山绿到门。一别早忘猿鹤约，十年犹忆水云痕。”诗中，满怀对家乡美景、亲人的思念，透露的是先生魂归潜山的夙愿。而今，恨水长东，潜山长绿，先生入土为安。

引雅入俗，文坛奇葩

先生原名张心远，1914年开始使用“恨水”这一笔名，取自李煜名句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。1924年4月张恨水在《世界晚报•夜光》上连载章回小说《春明外史》，长达九十万言，使张恨水一举成名。1926年，张恨水又发表小说《金粉世家》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。随后，小说《啼笑因缘》将张恨水的写作推向新的高度，当时因《啼笑因缘》而作的续书之多成为民国小说之最。1949年，张恨水任中央文史馆馆员。

作为当时公认的“民国第一写手”，有专家称他与鲁迅是“双峰高下相望，二水分合长流”。张恨水寄身翰墨50余年，创作小说120多部，出版作品3000多万言，数量之多、流传之广、影响之大，三点具备者，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人，在国外恐怕也只有法国大仲马可与比肩。老舍曾称赞他是“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”，肯定他“是个真正的文人”，说他是个“重气节、最富正义感、最爱惜羽毛的人”。先生曾自比“推磨的驴子”，友人则称他“徽骆驼”，“除了生病或旅行，没有工作，比不吃饭都难受”。

先生才思敏捷恐怕也是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，往往构思片刻即能写出锦绣文章。他曾在《南京人报》任职，一天夜里，报纸即将排版，但有一版上还有一小块空白。张恨水得知后，略加思考，便信手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楼下何人唤老张，老张楼上正匆忙。时钟两点刚敲过，稿子还差二十行。”该诗见报后，报界同仁和广大读者都说此诗安排得实在太恰当。

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背景深厚的作家，他的小说取材广阔，新闻性强，追求情节的曲折起伏，故事的生动有味，注重语言的平易晓畅，注意读者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，运用章回体这一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。茅盾说：“在近三十年来，运用‘章回体’而能善为扬弃，使‘章回体’延续新生命的，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。”

20世纪20至30年代初，先生所写的言情小说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，以恋爱悲剧反映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，后者更是风靡一时，将言情内容与传奇成分融为一体，在传统章回体式中融入西洋小说技法，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。特别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所写的以抗战为题材的“国难小说”，如收在《弯弓集》内的短篇小说，意在“鼓励民气”；中篇小说《巷战之夜》，则直接描写天津爱国军民反抗侵略、浴血奋战，艺术视野趋于开阔，格调趋于豪放；写于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长篇小说《八十一梦》和《五子登科》，是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社会讽刺小说，巧于构思，富于想象，讽喻辛辣，现实主义成分明显增强。此外，长篇小说《落霞孤鹜》《水浒新传》《大江东去》《石头城外》《热血之花》《纸醉金迷》《魍魉世界》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。他还著有古典文学论集《水浒人物论赞》、散文集《山窗小品》，以及大量杂文和诗词等。

文化的雅俗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俗并不必然代表低劣，雅也不一定代表高尚，应该以超越雅俗的眼光，去辩证地看待文学艺术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重要因素，不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“鲁迅”，而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“张恨水”。我们的文化除了要有静水深流的、深层的、博大的、宏远的精品力作，还必须有流行的、时尚的、通俗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。对当前的时代和社会来说，我们文化和精神的任务是，一方面需要以“鲁迅”为代表的高雅、严肃、精英的文化，让其成为当今文化的核心价值、主导地位，发挥其激励、引导、向上的作用；一方面需要“张恨水”、“金庸”这样的代表着优秀的、健康的、通俗大众的文化，让通俗文化得到极大的广泛的普及和流行。

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，经典与高雅文化固然必不可少，但在快餐式流行文化的世界潮流中，通俗文化显然具备更大的张力，在文化交流方面，能够更迅速地传播并深入人心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拿韩国来说，他们的文化走出去，很多时候依靠的正是“鸟叔”、韩剧这样的通俗文化载体。这类流行与通俗文化不会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阳春白雪，甚至可能为一些精英所不屑，但事实上，席卷世界的“韩流”文化，已经对他国民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它在给人们提供健康积极的精神文化享受，迎来滚滚商机的同时，也在传播民族文化，获得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。

死生契阔，故土如梦

张恨水先生一生孤蓬万里，藉如椽之笔赢得身前身后名，然不论身寄何处，家乡潜山皆是他心头的一缕香。

张恨水先生出生在江西，少年时回潜山老家定居。在潜山余井镇黄岭村，家乡人习惯把先生住过的老屋称为“黄土书屋”。房屋的背面是天柱山，前面是潺潺的皖河。正是这皖山皖水之间，孕育了一代才俊。

1955年，张恨水在阔别家乡多年后再次回到家乡，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回到潜山县。直到12年后在北京逝世，再没回过故乡。

然而，张恨水先生一生眷恋着故乡山水。少年时代，他常到天柱山和皖河岸边游玩。在成名作《啼笑因缘》序中，他特地落款“潜山张恨水”。池州学院教授、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谢家顺说：“张恨水的很多作品，是以家乡为背景素材的，比如《秘密谷》、《天明寨》、《现代青年》等。他曾用过‘天柱山人’、‘我亦潜山人’、‘程大老板同乡’等笔名，这也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情感。”1949年，张恨水大病一场。病好后，他开始了1955年那次回乡之行：途经芜湖、合肥、安庆、潜山。期间，他主要是待在安庆，回去后他写了一系列反映安庆变化的散文。“从生活习惯上来说，先生说的是皖赣方言，喜欢家乡的饮食，尤其喜欢吃红烧肉。过节时，遵循着家乡的风俗，比如除夕接祖。”谢教授表示，张恨水的一生与潜山紧紧相连。

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之前，张恨水将一家老小三十多口人，从南京迁到潜山故居。张恨水应潜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之邀，做了题为《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》的演讲。之后，张恨水又应邀到梅城小学做题为《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》的演讲，引起轰动。晚年行动不便，他常把保存多年的一套黄梅戏《天仙配》唱片拿出来放，重温乡音，抒发乡情。

1967年2月15日，张恨水在北京去世，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文革期间，张恨水的子女获悉有人要将张恨水的骨灰从墓地里挖出来扔掉，于是抢先从墓中取出，此后一直藏在张恨水四子张伍的家中。四十五年来，张恨水子女前赴后继，用张伍先生的话说，“全家兄妹全力以赴”，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，也不管他们身处何方，他们的心都紧紧守护在心爱的父亲身边。

张纪是张恨水长孙，曾著书《我所知道的张恨水》。“爷爷一生有三事不能，饮酒、博弈、猜谜；有三事不精：书法、英文、胡琴。但品茶、赏菊、习画、爱书、学英文一直到老未停。”张纪说，“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，我的出生日和我爸妈结婚纪念日巧合，爷爷脱口而出就叫张纪，纪念的纪。”“在我十岁的时候，我爷爷就离开了我们，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，他留下的是书……”张纪说，自己作为张恨水的孙子，自然会招来很多的询问，他写这本书既是对外界的答复，也是怀念爷爷的最好方式。

《阳光》杂志社长兼主编徐迅是潜山藉知名作家，他曾在《北京日报》撰文，将张恨水“回家”与莫言获诺奖并称：“就在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骨灰的安葬仪式在他的家乡悄悄地举行。我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说，是想说这两件事都是中国文学界的大事——如果说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的生之荣耀，那么张恨水魂归故土当属中国文学的一种欣慰吧？”

先生一生，始终处在动乱年代。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，以后的抗日战争，再后的解放战争，他都赶上了。他的作品没有离开当时的时代，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，各种人物粉墨登场，但他的作品主题都是向着真善美、颂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，都是揭露假恶丑、鞭挞各种虚伪奸诈贪婪和愚昧行为的。他始终处身于社会生活当中，反映各阶层人的生活。对人性的追求和捍卫，是他作品的上线，也是他作品的下线。在道德的准绳上，他是经得住各种检验和拷问的。他的作品里，有少男少女的缠绵悱恻，有情人之间的卿卿我我，有夫妻之间的恩恩怨怨，甚至也不乏各种各样的打情骂俏，男盗女娼，千姿百态，纸醉金迷，柳绿花红，但却没有让人不堪入目的低级趣味。应该说张恨水是个良心、良知、良能“三良”皆善的作家。

时至今日，张恨水创作经验和艺术实践，仍然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。先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；他的正直人格平民意识和很强的正义感；他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改良，他立志为平民百姓写作，他坚持民族化、大众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文学思想观念；他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，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精神和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；他对作家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知，严格自律和自我道德规范，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的文学艺术世界，仍然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。

乡陌相盼，游子来归

早在1992年，潜山县便积极推动张恨水“回家”。县委、县政府多次主动建议，请求大师叶落归根，并着手规划建设张恨水文化园。

就在潜山县努力争取先生“回家”同时，北京十三陵公墓、合肥名人墓园都曾多次联系张恨水亲属，希望能将先生的骨灰留在他们那里。由于张恨水先生有叶落归根的遗愿，其女子也很希望父亲能魂归故里，一直没有答应其他各方邀请。近年来，潜山县委、县政府一直表达着迎接大师回乡的强烈意愿，并多次派人和张恨水亲属接触沟通，听取他们建议。

与此同时，家乡人民也在盼着先生的“回家”。张恨水家的祖坟就在黄岭村山后的一个山岗上。先生亲属都长期在外，回乡祭拜机会少。当地群众每年清明和春节都到先生的祖坟上祭拜，还帮着清理坟上的杂树和四周排水沟。在潜山，还有一批本土学者自发研究张恨水，他们中有普通机关职工、教师，还有退休老同志。年届八旬的徐继达先生便是领军人物，上世纪80年代他任潜山县政协主席时，曾呼吁倡导开展张恨水研究，终于成立了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。徐继达说：“文化是旅游的灵魂，我呼吁开展张恨水研究的初衷就是用文化提升天柱山旅游的内涵。”如今，潜山县到处烙下张恨水的文化印迹：城区广场上刻有张恨水头像和“啼笑因缘”题字；中小学把张恨水写进乡土教材；老家余井镇中心学校筹建了“张恨水文化教育园”。

为给大师身后找一个合适的安息之地，当地政府为墓园选址三易其地。最后，在亲属的建议下，选中潜山县博物馆内西侧的一块土地，规划占地698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。经过协商，2012年10月，张恨水的骨灰被迁到新建的张恨水墓园。接下来，一批遗物将陆续充实到纪念馆中。同时，张恨水的亲属正在整理张恨水的作品，整理好后，还将每个版本的书籍各捐赠博物馆一套。

张恨水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《潜山秀才不发达》的短文。他说：潜山县的文风，其实也是官运，是不大高明的了。据说：前清三百年，未曾点过一个翰林。就是再追溯上去，也未曾出过什么伟大人物，在历史上很不容易找着一个挂潜山县的名人，在我二十岁以前，少年好胜之际，曾把一部潜山县志，背个滚瓜烂熟，以为我终不甘“数典而忘祖”，要沙里淘金，找出一个人来。然而结果只是失望。

先生说，为什么这样热心替潜山县人争气，说起来倒是有点羞答答的。因为若有一天我做到了刘邦，那些潜山佬，却是我的“丰沛故人”哩！虽然，我终于是拍案而起曰：得之矣。这或者是庄子所谓“道在屎溺”。然而我觉得“楚国无以为宝”之余，这是我有“人杰地灵”之感的。这究竟是什么？就是北京出版的《梨园外史》，“开宗明义”之下，“大老板程长庚本纪”，给我穷措大吐了一口气。原来大老板便是我的同乡。我有了大老板，较之临邑桐城人士之夸耀张家父子宰相，以及姚方古文正宗。却不相上下。看官，你不要以为我“喜而加诸膝”的，太看重了一个戏子。我相信五百年之后，人家知道有程长庚，而不会知道哀哀诸公……

可以告慰张恨水的是，先生文脉在潜山流淌。继先生之后，潜山走出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文化名流，目前正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和科技舞台上。如：新中国第一代杂技表演艺术家夏菊花，素有“顶碗皇后”、“杂技女皇”之誉；“人文诺贝尔奖”获得者余英时，他治学自史学起，后达至中西、古今贯通，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；黄梅戏第三代代表人物、当代黄梅戏领军人物韩再芬，曾获“德艺双馨”优秀艺术家称号；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之璧，是我国中药生物工程研究的创始人之一；“三冠才子”范光陵，开创中国三大诗派之一的“新古诗”，首创中文“电脑”一词，在企管方面卓有贡献……

在潜山，人们把天柱山和张恨水合称“一山一水”。张恨水叶落归根，真正实现了“山水”相依。张恨水故居复建工作也已摆上日程，潜山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，将以张恨水墓园落成为新起点，科学、系统、全面地保护和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。下一步，省、市、县有关部门将精心打造张恨水文化园，力争将其建设成为潜山县乃至全省的一个文化品牌！

**作者简介：储北平，中共潜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**